

鲁迅的最后一年

● 史莽



浙江人民出版社

鲁迅的最后一年

● 史 莽



浙江人民出版社

鲁迅的最后一年

史 莽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杭州电厂路谢村)
装 订	杭州西湖装订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4.75
字 数	9.2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3000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722-5/G · 445
定 价	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史莽在写作

用角百世精神

素研究者百世

史文



目 次

一	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	1
二	“要赶快做”	11
三	受阻的急流	27
四	远方红星的照耀	35
五	战斗方兴未艾	42
六	“革命需要你!!!”	57
七	纪念和抗议	73
八	投一光辉	90
九	十月十九日	106
十	民族祭	126
后	记	139
附录：叶遐修同志的晚年生活		142

一 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

耸立在上海外滩的海关大钟楼，巨人似地俯视着滔滔的黄浦江。夜深了，洪亮的钟声，庄严地打了十二下：宣告一九三五年的终结，一九三六年的来临。

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它被划成为英国租界、法国租界、公共租界……，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这里特务、密探、巡捕、“包打听”形成一个严密的控制网，加上庞大的凶残的流氓集团；它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进行大屠杀的血腥屠场。但是，它又是中国现代经济和革命文化的中心，中国三分之一的产业工人的集中点，工人阶级三次武装起义的战场，中国人民的伟大救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夜深了，但上海是个不夜的都会，仍然有人在红灯绿酒下寻欢作乐，有人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有人在酷刑虐杀里英勇战斗……

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的二楼上，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彻夜亮着。这是鲁迅的卧室，也是工作室，大小只有二十平方米左右。鲁迅坐在写字台前，就着台灯的有限的光圈，不慌不忙地在编集今年（1935年）写

的文章。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劳累了一天，早已静静地独自一人在床上睡着了。在平时，当许广平睡时，鲁迅总是抱歉自己的不断工作，没有多多聚谈的机会，每每“赎罪”似地在夫人睡前陪几分钟。他一面抽烟，一面很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朋友往来、文坛情况、小孩家务等等。直到夫人睡着了，就轻轻走开，急急动手写他的译作。今夜鲁迅要编一年来的文章，还要写《序言》和《附记》，他就委婉地劝夫人先睡了，以便独个人静心一意地写作。

这些天来，鲁迅常常熬夜。五天前，他应《文学丛刊》编者巴金之约，把十三年来陆续写的《补天》、《出关》等八篇历史小说，编成《故事新编》，当夜写了《序言》。前天夜里，他把去年（1934年）发表在报刊上的杂文，编成《花边文学》，当夜也写了《序言》。昨夜又熬了一个通宵，把去年发表在报刊上的杂文以外者，计三十七篇长短文章，编成《且介亭杂文》，又是当夜写了《序言》和《附记》。今夜，他要把今年写的杂文編集起来。

午夜的钟声把许广平敲醒了。她坐了起来，睁开睡眼望去，只见鲁迅端坐在写字台前，孤灯独对，潜心工作，墙上投射着他的巨大身影。许广平关切地问：“你还不睡？”鲁迅头也不回地应了一声：“你睡吧。”许广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只好又躺下……睡着了。

这时鲁迅又把今年的文章編集完毕，长长短短共四十八篇。他拿起“金不换”毛笔，用苍劲凝重的字迹题上了书名：《且介亭杂文二集》。他对“且介亭”这个称呼有点

“偏爱”，原是“租界亭子间”的意思。只因大陆新村在虹口地区，是越界筑路之处，半合法的“租界”；故他把自己居住的“租界亭子间”也去掉半边，成为“且介亭”了——这书名记录了历史的实况。

鲁迅回身看了看床上的许广平，想叫她起来给他新泡一壶绿茶。但他见她睡意正浓，就不叫醒她了，自己起身泡了一壶。他喝了茶，轻轻地在房里徘徊了一阵，点燃了一枝“品海牌”香烟，又坐回写字台前，开手写《二集》的《序言》。他左手挟着香烟，右手挥笔疾书，写得很顺手，没到一小时就写好了。他看看闹钟：凌晨一时半。接着就头也不抬地赶写《附记》。

鸡叫了，一遍、二遍、三遍。鲁迅伏在灯下，不停地赶写，烟灰缸里的香烟灰越积越厚。街上有赶早市的行人了。“嘟嘟”的汽车喇叭声也有了。鲁迅还是伏在灯下，不停地赶写，烟灰缸里的香烟灰快满了。

许广平醒了，看看窗外已透白，台灯也不明亮了，投射在墙上的鲁迅的身影也变成了灰蒙蒙的。她急急披衣下床，走到鲁迅的身边。只见一夜写好的稿子已积成厚厚的一叠，足足有上万字吧。这时鲁迅正好写到《附记》的最后一行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半至一月一日晨，写讫。”

“又是一夜没睡！”许广平忧虑而又爱惜地说。

“完成了。”鲁迅把毛笔插进龟形的瓷笔插里，高兴地站了起来，来回走了几步。工作完成了，他显然有点兴奋：“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如许‘花边’（按：银元别名），殊不

知我这些文章虽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许多书，这购书的物力与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

鲁迅写作的艰辛，夫人许广平是完全知道的。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鲁迅也不是摊开稿纸就写，而是要反复构思。他的写字台边有张藤躺椅，饭前饭后，他常常一言不发地躺在那里。在休息吗？不，他在构思，在起腹稿，在“绞脑汁”。这样写文章，当然要影响他的胃口，损害他的健康——磨灭他的生命。

“快六点钟了。”许广平看了一下闹钟：“我给你搞点吃的来。”

“好好，能给我半杯酒吗？”

许广平一笑，就下了厨房。没多久，她端来了一碗火热、喷香的蛋炒饭，还按鲁迅的习惯，蛋炒得比较老，饭炒得比较硬，再加上一点葱——这是绍兴农民的吃法。碗边放着一小杯“花雕”酒。

鲁迅十分满意地吃完了酒饭，上床睡了。

这时，他们唯一的六岁孩子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老保姆送他上幼稚园去。海婴“咚咚咚”地走过鲁迅的房门口，老保姆不断地嘱咐他：“轻一点走！轻一点走！”

太阳升起来了，辛劳了一夜的鲁迅，终于睡着了。

鲁迅和许广平是师生、是伴侣、是战友。鲁迅写好了文章，总是很高兴地请她先看。许广平也以第一个读者为荣，以先睹为快。有时她提出一些修改的字句或意见，鲁

迅也乐于接受。

现在，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写字台前，面对着一叠叠整齐的文稿，专心一意地在细读《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序言》和《附记》。她的心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鲁迅的下列文字，她深深感动：

——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

——例如“以华制华”之说吧，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然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

——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压迫，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见有新闻记

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是经过（国民党）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是的，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

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短短四年中，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个省，侵占了中国百分之二十的领土，百分之八十五的处女地，百分之三十七的森林地带，百分之四十的铁路线，百分之五十的煤矿，百分之八十的铁矿，以及百分之四十的对外贸易。日本帝国主义把亡国灭种的大祸强加于中华民族，它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最凶恶的敌人。

现在，一九三五年的时局又怎么样呢？

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演说，提出“中

日亲善”、“经济提携”，狡猾地用外交上的策略性措施，掩盖日本军阀妄图一举而灭亡中国的战争准备。二月，日本外务省拟就“对华经济提携”的六项原则，允许给予中国“二万万日元借款”，诱使国民党政府上钩。五月，日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在华北的统治权。二十九日组织驻天津的侵略军武装示威。八月，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对记者发表威胁性谈话，“华北当局应消除一切排日排满行动”，否则，“日方或采用武力以处理之”。并在晋绥各地设立特务机关，在太原、归化、宁夏等地设置“军事委员会”。九月，多田骏又发表《帝国对支那的基本观念》一书，公开宣称要吞灭全中国。十月，日寇指使河北省香河汉奸暴动，占据县城。十一月，日寇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达天津，策动汉奸进行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二十五日，唆使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东部二十二个县成立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如何对待这种亡国灭种的严重局势的呢？它的基本政策是：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

对外退让——

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袭击沈阳。蒋介石向东北军下了“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此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军事侵略一直抱“不抵抗主义”。

现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在开年不久，就对广田提出的“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公开表示欢迎。并指派王

宠惠赴日，交换“亲善”意见。六月，蒋介石又指派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秘密签订《何梅协定》。依照这个《协定》，国民党军队撤出河北，东北军调陕西“剿共”；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十一月，又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对内用兵——

自从九一八以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第一次，用兵十万；第二次，用兵二十万；第三次，用兵三十万；第四次，用兵二十五万；第五次，用兵四十万（另外进攻其他苏区，用兵五十万）。红军至此，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蒋介石打这种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反映在民族斗争上，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一九三六年有一段记录，很说明问题：“南京的九年（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反共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次‘清剿’运动时，满洲落入日本的手里，第二次上海遭到侵犯，第三次放弃了热河，第四次失去了冀东，而第五次‘肃清残匪’运动中，冀察的主权又受了很大的损失。”历史事实证明，蒋介石的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实际上是只“安内”不“攘外”，为外寇入侵创造条件的卖国政策。

对民压迫——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大规模地残酷地镇压人民，是骇人听闻的。苏区的群众不用说了，仅仅第五次“围剿”中，据国民党自己估计，被他们杀死和饿死的有一百万人！对于那些天真纯洁、热心救国的青年学生，他们也丧心病狂地采取血腥的屠杀政策。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平津地区清华大学等十个学校的通电，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国民党）莫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更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天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这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强化了对民压迫的政策。二月一日，蒋介石声称对人民要“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十三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取缔排日”；十四日，蒋介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为和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六月十日，国民党政府进一步下了《敦睦友邦令》，公开声明将严惩一切反日的言论、行动和反日的团体。七月七日，因《新生》杂志刊登了《闲话皇帝》一文，文中提到了日本天皇裕仁的名字，日本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国民党政府就以“妨碍邦交”罪，封闭《新生》杂志，判处主编杜重远以一年零二个月的徒刑。十

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议冀东汉奸政权成立，反对所谓“防共自治”，不顾国民党政府和日寇联合的恐怖统治，响亮地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爱国口号，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游行队伍半途遭到国民党宋哲元军队的袭击，水龙、皮鞭、棍棒、刺刀齐下，死伤被捕无数。宋哲元更下“紧急令”，全城戒严，大搜学校，逮捕学生领袖，北京大学捕去六人，东北大学捕去十二人。十六日，北平学生、市民数万人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宋哲元动员全城军警，加派军队两个团参加镇压，还下令对学生可以“自由行动”。反动军警就开枪射击，刀棍交加，游行群众伤亡甚大……

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时代！

二 “要赶快做”

一月三日夜里，由于连续多天的熬夜、编书、赶写文章，鲁迅突然感到了肩部和肋间的剧烈痛楚，并伴以剧咳，非常痛苦。

第二天上午，他就由许广平陪同，携海婴一起到须藤医院，请老相识日本须藤五百三医生诊治。据诊断是“神经痛”。五天以后（八日），鲁迅给友人信中还在诉说这病痛：“单是神经痛还不妨，只要静坐就好，而我外加了咳嗽，以致颇痛苦。”

这是疾病在今年向鲁迅敲起的第一次警钟。

三月二日，鲁迅又突然发生了更严重的病情——哮喘。这病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来势很猛，一下子强迫他躺下了。他躺在写字台边的藤躺椅上，头下垫着枕头，短促地急迫地呼喘着，鼻翼和胡须都在扇动，胸部一起一伏，心脏跳得非常急促，情况十分严重。

流浪在上海的东北青年女作家萧红来看望他。

“来了吗？”鲁迅勉强地睁了睁眼睛说：“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里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